

阳羨溪头 吟故乡

张孟华 著



阳羨溪头 吟故乡

张孟华 著



河海大学出版社
HOHAI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阳羨溪头吟故乡 / 张孟华著. —南京: 河海大学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630-3836-7

I. ①阳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6442 号

书 名 / 阳羨溪头吟故乡

书 号 / ISBN 978-7-5630-3836-7

责任编辑 / 谢业保 江 娜

特约编辑 / 张伯兴

装帧设计 / 张世立

出版发行 / 河海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/ 南京市西康路 1 号 (邮编: 210098)

电 话 / (025) 83722833 (营销部)

(025) 83737852 (综合部)

经 销 /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排 版 / 南京新翰博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南京玉河印刷厂

开 本 /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/ 7.25

字 数 / 175 千字

版 次 /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8.00 元



序一

满庭芳

邵湘君

阳羨溪头，墙围田野，最牵春日家园。

水车飞旋，牛背望炊烟。

米酒香醇几院，瓜篷下、碧绿溅溅。

老河畔，纤绳轻荡，摇曳木儿船。

.....


年年，秋色美，鹅馆忆事，耘耜茶椽。

看一路欣喜，尽在书前。

赏我小村似画，止不住、欢乐童弦。

风情满，故乡吟遍，咏罢好舒眠。

（作者系江苏省宜兴市荆溪诗社秘书长）





序二

焚香默坐，抱膝长吟

孙永明

七月，窗外骄阳似火，蝉声不绝。泡一杯清茶，捧一本《阳羨溪头吟故乡》，我的心里有滋有味。

故乡，是一支清远的短笛，总在心头不经意间蓦然响起。

“小时候，尽管村里有几个沼，但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研究一下村里那些水塘的名称和意义，却一直关注着这条小木船的动向。”《小木船》开头的話，一下就吸引了我。曾经年少的我，也为村里那条黑不溜秋的小木船所牵挂。前年表弟在我家做客时说，有一年春节，他在小木船上玩，差点就掉进河里，幸亏表哥给一把拉住。在大家一片哄笑声中，记忆中的小木船仿佛又在眼前晃动起来。《姨公家的竹林》，又让我想到了童年在自家的竹园里，大人们手中的竹刀在飞舞，小孩们眼前的竹花在飘扬。爷爷扎的鱼篓、父亲为我们编的小篮子，扎实又灵巧，真叫人爱不释手。小村的男人没有一个不会“弄竹子”的。而今，竹园消失，爷爷消逝，一份伤感油然而生。那头黑水牛，真的很懂情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曾经天真地问父亲：“爸爸，队里的猪怎么会有那么大呀？”我硬把一头白水牛说成了

大白猪。父辈们在水田里赶牛犁地、在场头上抓鱼分鱼、在高岗上摘瓜分瓜的热闹情景，也能引起我的回忆。当时，我确实把那种“墩子瓜”当成了小板凳坐在屁股下面；犁田时跟在犁把后面，抢抓黄鳝、泥鳅；父辈们罟河泥时，抓到活蹦乱跳的鱼虾时，我也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江南的乡村，在走过来的时候，曾叙写了多少富有情趣的故事呀。读着读着，就免不了掩卷而笑。多少穷孩子的欢乐，就记在眼前的字里行间。

诗人李清照说：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。”家乡的距离已经不是实际的距离，而是跨越了年龄、时代的距离。《阳羨溪头吟故乡》让我们穿越了时空，和记忆来了一场约会，犹如窗外那漫天眨着眼睛的星斗。

童年，是一首永不褪色的童谣，无论多久，总在耳畔轻轻回响。

“东边马来了，西边牛来了，张家大姐家来咧……”由于地域的差异，童谣的内容不尽相同，但童谣却陪伴每个孩子的童年时光。“今朝三月三，穿件小布衫，走到琅玕山，拾到三块三。”美丽的童谣又唤回每个人对于童年生活的多少回忆。“小时候”这个词语，串起了多少珍珠般的故事。那时我们贪玩、任性、不懂事却又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。从“小鹅馆”到围着货郎转的《换糖的老红军》；水獭和猫头鹰这些带有神秘又恐怖的动物，曾经给我们的少年时代带来多少不眠之夜；淘米、割草、玩水、玩冰，“装长笼”、“敲鳊鮠”、“下

渔网”……水乡孩子的童年有着水乡孩子的眼福。时光的船呀在梦里摇啊摇，摇回童年的故乡，唱一曲《妈妈教唱的歌》，走过外婆桥，看着那年华随着水面飘啊飘……

风土人情，是故乡的印记。无论距离多远，在何时何地，总要散发着故土美丽的芳香。

《阳羨溪头吟故乡》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土人情。作者以自己细腻的笔触，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已经消失或者即将湮没的农机具：连枷、攔桶、稻床、水车、耖子、米囤、蒲鞋，并且详细描写了制作方法以及使用方法，为保存和传世作了铺垫。故乡那飘香的米酒、清香软糯的青团、鲜香嫩脆的雪里蕻、浑圆灵动的青螺等，永远地留在了舌头上、唇齿间，永远刻记在家乡的小村上、童年的时光里。

人，是万物之源。家乡的世事变迁，因为有了人情才显得温暖。《阳羨溪头吟故乡》对父母亲的回忆，更增添了浓浓的亲情。母亲的豌豆花开了、父亲的瓜地结出了甜甜的瓜、以及“永远都爱着的萱草花——母亲花”，真可谓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

作者童年的朋友良、春，还有会捕鱼的奚伯、坤哥，更有一心为大家的老队长等一群普普通通的身边人，他们都呈现出江南水乡人的淳朴、善良、聪明、能干。从这些人物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品性。乡情不变，乡情不老啊。

最难得的便是师生之情了，“遇到这样的良师，是我和其他很多人的一大幸事”。满含的深情，在字字句句中体现出来。特别是对于那位“少小离家、但宜兴话一直说得很地道、楝树港人质朴耿直的性格一直没有变”的大师吴冠中先生的回忆，更是把大师那种对家乡的深情融于字里行间，这种深情应是“明朝望乡处，应见陇头梅”的乡思乡情。

张孟华老师是我比较敬佩的一位长者。他退下来之后，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写了五十多篇散文。单不说文章的好坏，就是那种执著的精神便让人心生敬意。退下来，好好休息，是一种选择；还有一种，是在退休以后开始另一段新的历程，不辜负人类寿命延长这份人间“大礼”。无疑张老师选择了后者。

《阳羨溪头吟故乡》，不仅使我们欣赏到张老师优美的文笔，炙热的家乡情感，更使我们领略到了宜兴——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土人情、童年轶事、故人旧情。时光悠然，世事淡然。有一些回忆，总是鲜活如昨，历历在目，仿佛指尖刚刚掠过；有一些回忆，总是温暖如阳，清澈如水，轻轻地在心头流淌；有一些回忆，总是澎湃在胸，激荡起伏，牵动着人生。

焚香默坐，抱膝长吟。谨以此文，欣然为张孟华老师的《阳羨溪头吟故乡》作序。

（作者系江苏省宜兴市和桥第二小学校长，无锡市名教师）

2014年7月



目录

序一 / 满庭芳

序二 / 焚香默坐，抱膝长吟

纯真的童年

003 / 小木船

009 / 调皮的水獭

013 / 乐哉，小鹅倌

019 / 欢乐的童谣

024 / “过兵”

029 / 换糖的老红军

032 / 农家孩子喜弄冰

036 / 姨公家的那片竹林

043 / 珍贵的钢笔

048 / 火罐头和铜火炉

052 / 别了，黑水牛

多情的故乡

061 / 人和鸟儿的故事

066 / 老河记忆

- 071 / 小村的年画
074 / 昔日庄稼人的“外快”
078 / 一路欣喜过太湖
084 / 小村男儿进锡城
090 / 筷子风情
094 / 村头十月连枷响
096 / 撮桶和稻床
100 / 收场上的风车和扬篮
104 / 水车的故事
108 / 耘耖
112 / 摇绳
116 / “蒲鞋宝贝”
118 / 十月宜兴秋色美
122 / 村上的巧裁缝
127 / 千年海棠花更艳

淳朴的父母

- 133 / 碧绿的瓜地
138 / 米囤的那些旧事
141 / 豌豆花开
143 / 丝瓜篷下的清凉
146 / 妈妈教唱的歌
149 / 母亲花

农家的至味

- 155 / 雪里蕻，美名如诗
158 / 清香软糯说青团
161 / 阳羨米酒香又醇
163 / 家乡的甜锅饭
165 / 嘍嘍声里夸青螺
169 / 春雨恩赐的至味
173 / 舌尖上曾经记着的年味
177 / 更好吃的南瓜饼

至爱的乡亲

- 181 / 梅雨声里忆长笼
184 / 消逝的“敲鲞鮓”船
187 / 纤绳荡悠悠
192 / 曾经见过的捕蟹人
196 / 寒冬水乡摸鱼人
200 / 小村的渔网
205 / 我的老师臧正民
209 / 认识吴冠中
215 / 后记 阳羨溪头吟故乡



纯真的童年





小木船

我记忆中的小木船，周身棱角分明，身姿轻盈匀称，感觉朴实无华。因我的老家自然水面特别多，用它来罾泥积肥、采菱挖藕、养鱼捉鱼等，十分需要。它常常要被村里二十多个男人抬起，从一个水域挪移到另外一个水域，大人们称之为“拔船”。它有时候要到墙圈沼，有时候要到清水潭，有时候要到戴家浜。这“沼”字，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大人们有过统一的写法，即便现在，也是自己从字典上查来的：古时称圆的水塘为“池”，曲的水塘为“沼”。

小时候，尽管村里有几个沼，但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研究一下村里那些水塘的名称和意义，却一直关注着这条小木船的动向。我印象很深的一次，是那条小木船被“拔”到我家门前的场上维修。记得那时，我刚刚念书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总要围着底朝着天的小木船转几个圈。先前看到船身被捣鼓出许多窟窿，心里很不愉快；后来几天，见师傅用一根根崭新的木料逐渐补好，心情才大变。听到木匠用榔头敲打凿子发出“嗒、咚嗒嗒、嗒嗒嗒嗒咚嗒嗒”的声音，我觉得好像是动听的音乐。心灵手巧的师傅，正在用桐油、石灰、麻丝搅和后给船身密缝。等了好久的小木船就要修好了，我的心情有说不出的激动。

和我一样，每天都关注着小木船的，就是同村的两个同班小伙伴。放学了，他们故意经过我家，一定要摸一摸被桐油涂抹得金黄发亮的船体，钻到架空的船身下叫喊几声。到小木船下水的那天，我们几个小伙伴，赤着脚跟着大人，嘴里“哼唷

哼唷”的，一路追跑，似乎要为大人们“拔船”加油。

小木船下水了，我们放学在家的时候更忙了。三个小男孩，各背一个小草篮，以割草的名义，去看大人如何驾着小船翻河泥，挖猪草。走近了，有时会看到船舱的草泥里跳动着几条小鱼，我们就一边指点，一边叫喊，直到个个涨红了脸，大人们才有所反应。

他们两个，一个叫“良”，一个叫“春”，我叫“华”。爱水、爱船，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的天性。我读三年级的时候，搬家住到了村子的最北面，和良、和春，离得更近了。

虽说小木船空闲的时间很少，但一到假期，我们都要好好“陪陪”小木船。到星期天，只要小木船停靠在岸边，我们仨就一个一个跳上去，有的撑篙，有的趴在船帮上，用手划水。大人一来，立刻靠岸上船。

我们的岁数逐渐加大，到读小学五年级时，村里人都说我们是读“高小”，是“高等小学”吗？听到这样的说法应该值得自豪。因为小村里读到“高小”的人并不多，我的父亲毛笔字写得很好，也只读到私塾四年级；我的妈妈只念过几天夜校，勉强能认识自己的名字。可那时，好像外面乱糟糟的，学校上课的老师经常不全。我们的注意力仍然是小木船。我们很想学会摇船。良的爹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，我们死缠活缠，硬是把那支小橹从公屋里扛了出来。

我在他们两个人的眼里，除了读书成绩好些外，其他都比较弱。他们一致表示让我先学摇橹。大家乒零乓啷，捣腾了好一会，才把橹架到了小船后梢的“橹人头”^①上，一副绳钩也从小船的后舱板上，连接到了橹柄顶端的凹槽内。春在船头握

^① 吴方言，为铁制件，架橹用。装在船的后梢横木上，露出部分高约五六厘米，顶端圆球形，似人头，故名“橹人头”。



篙防撞，良捏紧了船帮上的麻绳，我小心翼翼地扶着橹柄，轻轻推拉。只两下，那橹就“咔嗒”一声从橹人头上滑下来了。幸好良的爹在橹身上扣了一段细绳，我们又把细绳的另一头扣在了橹人头上。我只轻轻一提，橹又架上去。再掉下来，再架上去……累了，换人！从上午到下午，只回家扒了口饭。三个人，个个都疯了。一天下来，那支橹，好像有点听话了。“吱扭吱扭”的摇橹声变得轻松愉快了。傍晚，大人们到河边呼喊，我们才停船回家，但心里还是异常兴奋。

大人们并不反对我们学摇船，因为我们爱小船、爱劳动。如果我们有出息，将来队里就要增添三个同龄的男劳力。老队长也喜滋滋的，后来遇见我们上船，就会耐心地跟我们讲些学摇船的要领。有一句经典，我至今还记得：“摇船摇个定，扭帮扭个命。”多少年以后，有了很多摇船的经历，才逐步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

当时的小村，家家养猪缺饲料。夏天我们放假，家家都派我们出去捞猪草。春，机灵得像猴子，他只要一會兒，就能绕村子走几个圈，他经常是我们的“先头兵”。这天下午，他报告我们，小船就停在通向外河的戴家浜，篙和橹则放在孤寡老人三伯伯家的屋后。三人决定，立刻上船出发。那条河浜，不比我家屋后的那条老河浜，河道很窄，水里还有许多耙芯草。这种水草，猪并不吃。我摇橹，感觉很吃力。幸好他们二人不停地用卷猪草的竹竿撑船，小木船很快向东转了个弯，向北驶去。

五六年级的孩子，已经有了很多生活经验。大家知道，家中的粮食户户紧张，自留地上只能种些人吃的蔬菜。很多村上的孩子，都要承担割猪草的任务。适合猪吃的食料越来越少，只能到远一些的地方找一找。

听说有两种水草比较适合喂猪，一种叫做“莲叶草”，圆



圆的叶子，比莲叶小多了，浮在水面上；一种叫做“鞭子草”，碧绿碧绿的，有两三尺长，叶子比韭菜叶宽，扁扁的。我们这天出来，可是个个向大人保证满载而归的。因此，小船进了邻村的河道后，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注视着河面。莲叶草喜欢生长在较深的水域，我们的小船已经到了南漕万锦的一个叫宅基的小村前，那里有一个大荡，可水面漂浮的莲叶草则是稀稀拉拉的。我提议，先动起手来吧，免得空手回家。大家很快分靠两边，用两根竹竿入水卷动，可拉上来的东西很少。大家商议，再把船摇向东面一点。小木船顺着西风，向东的速度较快。河道窄起来了，河水清清，可以见底，水草寥寥。我摇船的手都没有什么劲了。正当我们十分消沉的时候，站在船头的春，手指前面，连声喊着“停船、停船”。我急忙提起了橹，并从水里抽起来，架放在船舱上。良也很快举起竹竿，把船横在了河道上。大家朝水里一看，顿时眼睛都亮了起来。只见船底下，绿沉沉的鞭子草，铺满整个河道。向东的水流，带着长长的鞭子草挨挨挤挤、起伏摇曳。我们太高兴了。春已“扑通”一下跳进河里，按下两根竹竿，使劲转动起来。好家伙！他拉起来了，卷起的鞭子草，绕在竹竿上，像个绿色的小碌碡。我扶稳了船，他们两个在河里大显身手。为了洗去根上的泥，他们卷起的鞭子草，全都散放在河面，被船身拦着，一根也跑不掉。我入了水，一边清洗，一边大捧大捧地往船舱里扔。不多久，我们一起认真估摸了一下舱里的分量，觉得完全可以满意交差，大家才到上游，又清洗了一下身子，上船返航。

他们出的力实在太多了，摇船的任务自然由我承担。他们坐在船头两边，都把脚伸进了水里。我架起了橹，使劲推拉起来。小木船吃水已经很深了，但摇起来似乎稳当多了。我们刚在河埠头停下，村里已有大人和孩子来询问：“你们上哪去弄来这么多的好东西？”快嘴的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。这些